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脱贫攻坚答卷

长出向上脱贫力量——我国推进产业扶贫成效综述

进入藏历新年,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尼史村,脱贫户央宗迎来了难得的闲暇时光,和家人围着火炉畅聊生活的变化。

“2018年以前,我没听过车厘子,更别说吃了。2019年第一次吃到了自己种的车厘子,那个滋味真香甜!”对于22岁的央宗来说,家里世代放牧,种植青稞和土豆,车厘子曾是新鲜物。如今,村里建成车厘子基地,不仅能吃上好水果,她还学会了种植技术,每天约有120元务工收入。

产业找得准,增收步子稳。地处“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香格里拉市,过去种植的农作物种类有限,亩产效益较低。实施精准扶贫以来,当地挖掘气候资源优势,引进农业企业,着力带动群众发展特色产业。

“高原车厘子品质好,因为土壤疏松、光照充足、病虫害少,空气和水源好。”贵澳香格里拉产业园区总经理沈宇豪说,2018年公司从村民手中流转1428亩土地建园区,政府整合产业发展资金,委托企业购置苗木进行产业化种植。目前,7万余株车厘子树苗茁壮成长。基地还吸纳40多名村民长期务工,农忙时务工群众过百人。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近年来,我国贫困地区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包括“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许多贫困乡村实现了特色产业“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涌现出凉山花椒、怒江草果、临夏牛羊、南疆林果、藏区青稞牦牛等一批特色产业。全国每个贫困县都形成了2到3个扶贫主导产业。

“产业扶贫已成为覆盖面最广、带动人口最多、可持续性最强的扶贫举措。”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表示,依托订单生产、土地流转、

生产托管、就地务工、股份合作、资产租赁等方式,全国72%的贫困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联结关系,70%以上的贫困户接受了生产指导和技术培训,累计培养各类产业致富带头人90多万人。

地处中缅边境的云南省澜沧县,曾是“直过民族”拉祜族群众聚居的贫困县。2015年中国工程院确定澜沧县作为院士专家科技扶贫点后,院士专家团队经常下田与群众交流,发现当地适宜冬季土豆种植。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团队引进新品种,改进种植方式,带动当地群众种出了优质土豆。

去年因疫情影响,传统销售渠道受阻。朱有勇尝试“院士带货”模式,走上“云端”,在电商平台直播卖土豆。1个小时的直播吸引了54万人次的网民观看,当天挖出的25吨土豆销售一空。

“贫困地区必须形成生产、销售的产业闭环。”朱有勇说,下田做直播,是向农户直接普及推广电商运营经验的好办法。

农产品产出来是基础,卖得好才有效益。近年来,农业农村部聚焦贫困地区,加大农产品营销推介和帮扶力度,推动批发市场、大型超市、电商平台与贫困地区精准对接,完善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促进贫困地区农产品出村进城,卖上好价钱。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完善产业帮扶政策举措,推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由快速覆盖向长期培育转变,由重点支持贫困村、贫困户向脱贫地区全域覆盖、全体受益转变,由主要支持种养环节向全产业链条拓展转变,为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据新华社)

雅砻江边全阁村:桥通了、车来了!



这是1月13日拍摄的坐落于雅砻江畔悬崖绝壁上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里庄镇全阁村和通村路(无人机照片)。

这个春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里庄镇全阁村村民彭光胜终于不用再划船过江走亲戚了。2020年10月,一座全长226米、宽约5米的跨江大桥结束了村庄不通车的历史。

全阁村位于大凉山腹地,“镶嵌”在海拔1500米到2000米之间的悬崖绝壁上,雅砻江从下面呼啸而过。

雅砻江峡谷气候温和,盛产地瓜、青椒、枇杷和魔芋,夏季山林里还有鲜美的野生菌,人们祖祖辈辈养蚕,可是过去,满山的宝贝都被江水挡住了销路。

村民出村,要沿着将近70度的羊肠小道走到江畔,再划船渡江。江水凶猛,稍不留神,辛苦种的粮食、喂的猪就打了水漂。

1976年,一条铁索桥飞跨峡谷两岸。但每逢夏季,洪水上涨,铁索桥被淹没,没有人敢去划船,村子便成了“孤岛”。

“过去建房用的空心砖,江对岸一块卖2元钱,用船运过来,再用人背马驮,运到最偏远的四组,要11块钱。”回忆起过去的苦,彭光胜直摇头。

2012年,冕宁县从并不宽裕的财政中挤出200万元资金,为全阁村修路。消息传来,村里炸开了锅:“这么陡的山,路要咋个修出来啊?”好奇的村民三天两头地站在山坡上看。

绝壁上的岩石无比坚硬,工人们只能先在石头上打孔,再装上炸药,一点一点炸出路基。每个工人身上都系着一根安全绳,休息时只能蹲在原地。起初岩壁上只能容下双脚站立,一米一米地炸,一寸一寸地凿,最终拓出了3米宽的路基……就这样,从山脚到半山腰,总共10.5公里的路,整整修了两年。

虽然有了路,却坑坑洼洼,仍是颠簸难行。2017年,村里盼来了硬化路面的资金。

施工方先用小船把水泥等材料运到江对岸,但几吨重的施工工程车如何运过江?最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先在雅砻江上架起溜索,把工程车大卸三块,一块一块用溜索运到江对岸……时至今日,村民忘不了工程车重新组装好后,在村里轰响启动的那一瞬,这可是机动车“开天辟地”第一次进村。

一年后,一条平整的硬化路出现在悬崖峭壁间。竣工那天,村里杀了一头猪,兴高采烈的村民载歌载舞。

“什么时候能有座真正的桥,能让汽车顺顺利利开进村里来呢?”村民的新期盼很快“落地”——2019年,跨江大桥动工了。2020年10月,全长226米长、约5米宽的跨江大桥正式通车。如今,村民们在田间地头,就能把地瓜、青椒、花椒卖给开车跨江而来的商贩了。

那条用了40多年的晃悠悠的铁索桥很少有人再走了,但村里一直向县里申请保留它。“这是脱贫攻坚最好的见证和纪念。”全阁村党支部书记胡晓华说。

通村路、通组路、入户路……今天的大凉山,变化天翻地覆。精准扶贫让凉山51万人告别绝对贫困,越来越多的老乡告别了溜索、吊桥,告别了祖辈被困穷山恶水的命运,踏上坦途走向新生。(据新华社)

一切从精准出发

——来自武陵山区的脱贫答卷



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石堤镇团结村,村民李明友(左)和扶贫干部一起贴福字(2月6日摄)。

“春节前卖出去18只羊,兜里就多了4万多元,圈里还有40多只羊……”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浦市镇麻溪口村,64岁的脱贫户唐显改仔细算了一笔去年的收入账。

一年收入比一年高,在这个春节里,唐显改心里愈发踏实了。他说,春节过后,他要新建两个羊圈,再把养殖规模扩大到100只,争取成为村里的养羊大户。

麻溪口村曾是一个深度贫困村。这里群山环绕,满山都是靠打雷下雨才能有收成的“雷公田”,全村仅有沿着沅江一条细窄的“平原带”。耕种不易,村民纷纷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和妇女儿童成了村里的“主力军”。

改变始于精准扶贫。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湘西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中国扶贫工作进入了“精准”新阶段。

带着资金技术和市场理念,驻村扶贫工作队来到麻溪口村。迷迭香、杜仲等中药材被种植在曾经的荒坡上,这里产出的优质大米成了市场抢手货,伴随着一个个精准实施的扶贫项目,麻溪口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

长期困于大山之中的湘西州花垣县民乐镇梳子山村,一代代人围着大山寻找摆脱贫困的出路。种植茶树,将土地平整施了肥,却被专家告知土壤不适宜种茶;看着越来越拥挤的猪圈,满心等着一个丰收年,却遇到一场近乎灭顶之灾的流行疾病……

眼看脱贫的希望一次次破灭,扶贫干部和村民围坐在一起认真思考,梳子山村的脱贫之路在何方?扶贫干部带着村民穿梭在梳子山里,一起查看地形,请专家帮助评估适宜发展的产业。

扶贫干部顺着“之”字形的弯道上山下山,带着梳子山村村民在专家指导下,把荒坡改造为茶园、桑园和油茶林,将生猪送到腊肉熏制扶贫车间,再走向全国市场。云雾缭绕的梳子山不再锁着希望,村民的腰包就这样一天一天鼓起来。

有了清晰的方向,在脱贫道路上就不会迷茫。湘西州永顺县石堤镇团结村同样地处大山之中,重病或残疾而缺乏劳动能力成为这个村脱贫最大的难题,“端不起的药罐子”是不少家庭沉重的负担。

针对全村全国的贫困成因,扶贫工作队和镇村干部“因户施策”,为不同类型的贫困户家庭细化脱贫方案。

村民李明友因小时候被蛇咬伤而失去一条胳膊,扶贫工作队帮他买来鸡苗和鸭苗,去年仅这两项的纯收入就超过1.5万元;一个黄牛养殖场在村里办起来,不仅可为贫困户提供稳定的分红,村民种一亩地牧草的年收入就超过5000元。

这一切从精准扶贫出发的脱贫故事在武陵山区屡见不鲜。截至2020年底,作为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湘西州现行标准下所有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64748户656083人全部实现稳定脱贫。

摆脱了贫困,更要种下乡村振兴的“希望种子”。武陵山区的村落里,一片片茶园正在等待春天的收获,一个个扶贫车间里的高附加值产品持续走向全国各地,一张张乡村振兴的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生活的现实……

(据新华社)

春到壮乡万花开

——广西整体脱贫后各族群众迎来首个农历新年

清晨,几声鸡鸣打破苗寨的寂静,阳光穿过云层,洒在窗前。家中,苗寨村民梁秀前准备了自家酿制的米酒、做的腊肉,这些食物要与亲朋好友分享。按照当地苗族群众的习俗,农历大年初二开始,要去各家各户串门拜年。

梁秀前家住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乌英苗寨。临近中午,苗寨渐渐变得热闹起来,许多村民都换上了节日的盛装,互相串门,打油茶、唱山歌,献上新年的祝福。

曾经,乌英苗寨因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藏在深山人未识”。梁秀前清晰地记得,10多年前,乌英苗寨刚通砂石路时,他开回寨子第一辆摩托车,那时,大山里的许多乡亲还没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这几年,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进入苗寨的路已从坑坑洼洼的砂石路变成平整的硬化路,进出苗寨的车子越来越多,寨子里一些人家的车也买了,梁秀前的交通工具也经历了6次“进化”,换成了如今的小汽车。前几年,梁秀前带领苗寨贫困户们养殖家禽,种植百香果、红薯等,成了乌英苗寨的致富带头人。口袋鼓了,乡亲们思想活络起来,一些村民建起了民宿,发展乡村旅游,梁秀前也开着自己的小汽车奔驰在城市、乡间,大家都为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

广西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有壮、汉、瑶、苗、侗、仡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族12个世居民族和44个其他民族。长期以来,广西将各民族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共同进步。

春节期间,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镇唐朝村的侗族阿姐阳先群盘起头发,戴上银饰,穿上侗族传统服饰。家中,各色糖饼、肉菜摆满桌子。阳先群家里有4个孩子,丈夫身体不好。曾经,这个大家庭的日子只能靠丈夫打零工和采摘茶叶支撑,日子一度窘迫。2019年8月,唐朝村建起“侗娘手工坊”,引导一批

留守妇女抱团发展手工刺绣,招揽和承接刺绣订单。阳先群做梦都没想到,侗族女子世代都会的手艺,能为生活带来巨大改善,有时阳先群仅靠刺绣一个月就收入好几千元。如今,唐朝村大多数留守妇女都参与到刺绣产品制作中。

罗城仡佬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仡佬族自治县,曾经饮水难,出行难困扰着当地群众,贫困发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四把镇棉花村村民吴增荣说,这些年,在政府的大力帮扶下,大家喝上了自来水,住上了小洋楼,孩子不用爬山路上学了。去年,仡佬族实现了整体脱贫,罗城也结束了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位于黔桂交界的河池市,百色市是广西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当地一些县创建“高铁无轨站”模式,开通班次公交化、运输直达化和时刻精准化的专线大巴,与就近高铁站无缝相连,推动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昔日封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已成为广西开放发展的靓丽名片。

2020年11月20日,随着广西最后8个深度贫困县被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广西54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个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级行政区告别绝对贫困。

从前受经济条件、地域环境等因素影响,乌英苗寨40岁以上的妇女几乎没有上过学,也不会讲普通话,无法与外界沟通。2020年3月,乌英苗寨开办了普通话培训班,聘请返乡的大学生和志愿者,利用晚间空闲时间,为部分留守妇女提供普通话培训,梁秀前的母亲梁英速也主动报名参加培训。

今年,梁秀前有了新想法,他打算从贵州引进一些养殖项目,扩充自己的产业。母亲梁英速也变得爱说话了,每当有客人到苗寨,她都主动邀请客人到家里做客,打油茶、唱山歌。如今,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欢迎来到乌英,我们生活越来越好,我很开心,很幸福。”(据新华社)

数字里的四川脱贫“密码”

初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奔戈乡卡灰村“温泉山庄”,前来洗浴的群众络绎不绝,热腾腾的温泉蒸汽驱散了寒冷,也挥去了大家奋斗一年后的疲惫。

卡灰村过去曾长期贫困,近年来根据自身资源优势,通过村民自筹和政府补贴成立了霍曲吉祥牧场,以养殖牦牛、山羊为主,又拓展了人工种草、温泉山庄等,通过分红为村民增收。

在宽敞舒适的藏式民居内,68岁的卡灰村村民洛登从柜子里取出一本“脱贫账本”,向记者讲述这些年家里的变化。

洛登家曾有50多头牦牛,为了给老伴看病,只好全都卖掉,从此家一贫如洗。被列为贫困户后,村里对他的关心和帮助从未停止:帮

助梳理惠民资金、开展六洗一扫一整理、鼓励上山采挖菌类……洛登家账本上的一条条名目,详细记录了他家的脱贫历程。

“只要肯努力,日子总会好起来的”,扶贫干部的这句话,洛登一直记在心里。后来,卡灰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洛登家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洛登家的账本显示,他家人均收入每年都有增长,2015年是3017元,2019年就到了7122.5元,翻了一番还多。去年,洛登八口之家总收入6万元左右,还养了40多头牦牛,已顺利脱贫。

洛登家的变化是四川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是否愁吃”“是否愁穿”“是否有医疗保障”“是否住房安全”“有无因医疗而辍学的学

(据新华社)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奔戈乡卡灰村村民洛登(左一)在家门口(2020年5月30日摄)。